

尚書注疏

冊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如字或作測之經故徙近王都教周公以

王命誥

稱成王命

作多士多士

所告者即衆

疏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

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重遷或有

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重遷或有

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遷殷頑

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遷殷頑

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士而不知有大夫者以經

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士而不知有大夫者以經

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意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

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

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分有二三其民衆矣非一邑

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

能容民謂之爲士其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命告商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親至成周告

王之衆士○疏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

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

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

尚書注疏十六

中華書局聚

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弗弔，旻天大降。

喪于殷天稱上天閔以愍反下言愍道至謂之殷晏馬云秋故曰晏天下喪氣於殷方○言弔降喪的故

稱旻天也。懸眉。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明助。致王罰。勅殷命。終隕反。喪息浪反。

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

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言堅固不治者

○故輔佑我其敢求天位乎
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惟我不與紂

民○爲于僞反如字一音威之疏事而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以王命應其

之道
命教
奉不
天至
明旻
白天
之以
威殷
致道
王不
者至
之故
誅天
正下
黜喪
殷亡
於終
我將
周欲
家滅
於殷
帝我
王有
之事
謂天
使祐
我助

周家小國敢取天子之命以助爲己有王此故乃汝天衆與我惟爲我不臣與由信無助堅我固於治者之

而得是之故惟輔弼不與紂故不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自明德可畏之

生效下也○亦正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無王命以殷士未服紂以天或命有身之已○死傳順其至

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下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

愍○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

故為王者之誅○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

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眾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

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故天

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故天

至戒以謹告之○樂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言天至戒是嚮於時

音洛下同謹棄戰反○樂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言天至戒是嚮於時

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嚮許惟時天罔念

亮反洪音逸又作倂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

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

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之災異至戒以謹告之欲使夏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

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己惡而反大為過

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

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

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警之○傳言上

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

尚書注疏十六

一一中華書局聚

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謹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
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謹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
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
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
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自成
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亦
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
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之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大言紂
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障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
無非有辭於天所罰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旣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
言皆有闇亂之辭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旣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
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
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
久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猶且忽之況
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下
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喪

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後立不
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不
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
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威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有
能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
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
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
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正義曰淫泆於民為天
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也○正義曰此經顧於天與顯民
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不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敬言其
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
祗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大與
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
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
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
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
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不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命有命命周割絕殷
紂柴於牧野告天事言明德恤祀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有
變○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
扶又反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疏正○正義
言自

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
天有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武王滅殷告天惟我天下
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己之適周不更適他惟汝殷大王家亦於我之適不
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
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
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汝故也○傳周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傳天有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
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
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
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頻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頻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
告正武成亦至告功成功無害即是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
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
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
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有後誅汝無怨我不敢
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予一人惟

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
疏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

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令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我我之徙汝非

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

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聽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

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

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

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武

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也故設此言以戒之○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

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

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所建王肅云言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

言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之必矣○傳惟我至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

我宗多遜於惡俗比近臣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

萬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

反疏蔡商奄四國民命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

尚書注疏十六四中華書局聚

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

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翼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

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謂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

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

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與淮

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

道○正義曰王之所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

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邇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

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

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殺汝故惟是教命申

戒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無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

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當服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爾乃尚有爾

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

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

身言刑殺○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安事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疏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

欲待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
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於汝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可不勉之也汝能
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汝本士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
本士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
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敬順居汝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
鄉新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之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
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安事有
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
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孔上王曰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我疏正義曰又王之攸居云
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我疏正義曰又王之攸居云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我疏正義曰又王之攸居云
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非王語也今史錄論語注云或之言
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論語注云或之言
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無逸

無逸

成王卽政恐其逸

疏

○正義曰上智

尚書

注疏

十六

五

中華書局聚

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正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初卽政周公恐其逸豫故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卽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數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先以所戒名篇也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相小人厥

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乃

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爲小人之子旣不知父母之勞力

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疏道周公至聞知爲小人之子旣不知父母之勞力

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

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

戲乃叛諺不恭旣爲欺誕父母勤勞其子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

小人之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數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

其事故數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

數美君子之道君子鄭云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

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

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

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

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

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

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此言乃無形逸而有子之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己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苦艱難○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己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謬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

同馬作儼治民祇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得壽考之福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

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

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

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

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

尚書注疏十六
六
中華書局聚

宗不敢荒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時**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

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

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敗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九年於小大之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

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

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即國位之前而九年亦言於外知是其父小乙

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

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

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久勞

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久勞

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

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

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

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

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所言則羣臣皆和諧

故云在喪不言惟除喪猶畢發言則天下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三祀既

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畢發言則天下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三祀既

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

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

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

小大皆無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作其即位

怨小王也

是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
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

十有三年
故得久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
此以德優劣

○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
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

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
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

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
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

玄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
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

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
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

明無容廢長立少傳在桐至賢誰獨
而誣祖甲也○

大雅之文蓋集太甲之輯和也彼鄭言傳之意言輯在桐也思得

小人之所以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
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

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
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

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
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

言祖未祖必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

同其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時厥後

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

下者三年言**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

逸樂之損壽**疏**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

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自抑長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其安人之功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

邦惟正之供法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供音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疏**此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

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

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至于

遊戲畋獵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長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
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之
正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
下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厚於人也○傳文王至
言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心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傳文王至
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傳文王至
稽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之○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以是稼
恭配保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之○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以是稼
惟故有道與政耳故傳之○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以是稼
憐故有別言加惠於鮮寡之道○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以是稼
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故曰之
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正義曰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曰之
十位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
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
是爲民故言咸威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待衆國皆於文王所取法則文王
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皆於文王所取法則文王
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
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此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十七在禮諸侯
踰年卽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卽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
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也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

無如之醢○酒醢爲沉付反
王正
後周世公自今德以昔後
嗣正位義之曰王周則公其
無言得過難於觀望
於此

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

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所以酗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過矣王當自
非民之所欲以教訓之也非天之政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
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所以酗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過矣王當自

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此後人卽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

止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傳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

也魚逸謂公如豫遊社穀梁傳曰常獵四者視非常故曰每觀此言於無淫訓用觀也禁其萬民皆觀

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

當今日樂而後日以止順天順今日樂明恭也。是日此耽樂夫耽人樂者大有所過矣。教民教民。

以得酒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酖從酉迷亂以酖酒爲德飲酒爲政心